

經義考



五

964
51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五

徐氏 存 孟子解

佚

章氏 服 孟子解

三卷

佚

黃氏 次 評孟

佚

周密曰黃次伋作評孟

李氏象 孟子講義

佚

徐氏珣 孟子解

佚

潘氏好古 孟子說

佚

袁氏甫 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陳氏易 孟子解

佚

陳氏駿 孟子筆義

佚

孫氏奕 孟子明解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自中 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藻 孟子解

佚

陳氏樵 孟子解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二

佚

陳氏耆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疑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

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間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佚

夏氏良規孟子解

佚

傅氏子雲 孟子指義

佚

時氏少章 孟子大義 一作贅說

佚

黃氏宙 孟子解

佚

李氏惟正 翼孟

佚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邛之蒲江人紹熙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自全今辟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孟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勩遂得疾卒

魏氏天祐 孟子說

佚

戴氏溪 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錢氏文子 孟子傳贊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氏萬 孟子說

佚

蔡氏元鼎 孟子講義

佚

魏氏了翁 孟子要義

十四卷

未見

譙氏 仲午 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調隆州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義藏於家

蔡氏 模 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

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顏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爲論語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蘊與天地相爲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爲民先覺絕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教復行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汭流沂源集諸儒之大

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說之長而集注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卽周程之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朱子因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師學易簣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爲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注固也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脉分明宗旨端

的而已不幸賁志以往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榷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府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橐尚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杭聞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則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見觀集注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

舍間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槩於後與同志共之

王氏奕 孟子說

佚

王氏汝猷 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佚

饒氏魯 孟子記聞

佚

馬氏廷鸞 孟子會編

佚

劉氏元剛 孟子演義

佚

朱氏申 孟子箋

佚

黃氏震 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 孟子通旨

七卷

未見

金氏履祥 孟子考證

未見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五
陳氏普孟子纂要

佚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

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僞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爲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爲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

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為庶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為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為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

孟子成一編

王氏若虛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虛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為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

不作曲為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秉文刪集孟子解

十卷

佚

劉氏章刺刺孟

一卷

佚

杜氏瑛孟子集注旁通

四卷

未見

李氏恕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迂孟子集注附錄

未見

讀孟子法

一卷

未見

李氏昶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昶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為

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尚原孟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文卿撰別字石嵒

亡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錄

一卷

佚

孟子荀解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荀解首載

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閒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閒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五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爲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槩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

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逮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邁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觀鄭樵馮休之論尚謫謫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纔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叙群聖見自任之重也凡

七篇之言皆為發明其蘊奧至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三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寢近乎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策

李氏承恩孟子記

未見

童氏品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栴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夔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栻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未見

李氏鼎 孟子詁

一卷

未見

萬氏表 孟子摘義

未見

管氏志道 孟子訂釋

七卷

存

陳氏士元 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 孟子疑問

七卷

存

丁氏豫 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福建

按察司僉事

郝氏敬 孟子說解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興孟子說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爲一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說十二卷

陳氏 懿典 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菴為孟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為之章句與論語集注並行號為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論孟學庸三義則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皆一篇朱子析為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脉絡自在不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曾為論語衍其義數篇歸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三篇病冗寢閣已已復為續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為之序

顧氏 起元 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 君恩 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陳氏 一經 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黃氏 宗義 孟子師說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七

一卷

存

宗義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着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空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終

後學歙縣朱嘉勤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 六

吳氏 迂 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 本 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

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

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

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卽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卽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諡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卽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

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卽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

經義考 卷二百三十六 三
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
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
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
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
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
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
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岐注皆云孟子親受
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
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
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
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
史記爲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

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
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
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
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
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逾六
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
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
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以
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
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閒無所考見其
歷聘之迹必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
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

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閭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為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陸儲子為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為說以其為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矚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為己罪以告

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為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為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為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為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為戴盈之論之郛為宋滅其子孫為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

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贐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旣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旣又因歲

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歎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間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宮，蓋

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閒旣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

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塾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降其數亦孟子欲

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惑乎王之不智蓋爲此也但一日卽有萌生所以猶日有望焉故設爲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驪寵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爲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用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閒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

言他其情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旣又有故國世臣昔進今亡之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芥冠讐之說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爲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爲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旣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爲之設爲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爲齊宣不能爲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慙陳賈爲王見而解之羞惡之端又爲小人所過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

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蜚鼃以士師諫去之爲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爲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爲己慮而不及子思爲隱几之臥以絕之旣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爲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去爲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

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爲無據但誤以伐燕爲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爲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毀之說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值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爲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說規慎子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旣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構兵

連年不息宋輕將之楚遇於石邱輕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構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為桀宋也如果為桀所為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為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為王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為周赧王四年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為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為證則其時距赧王四

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其後自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畧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為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為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為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耄之年子思猶事魯

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畧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

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閒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

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竝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卽叔梁紇所治地所

謂鄒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

正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鄒之別于古穀訛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

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畧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轂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旣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

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為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美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為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為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殺訛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

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閒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為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為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邈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為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六
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畧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毋仇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 若璩 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為鄒人晚始遊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

吳氏 迂 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 萊 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

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竝稱百家雜說渾殽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叙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止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畧見劉向說苑所

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此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嚙然畧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

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況鄒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子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孟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竝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兗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終

後學歙縣汪立德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 今本十九篇

存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郭威曰爾雅周公所制而文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

非周公之制明矣

王充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畧盡訓詁裴肅曰爾雅博通詁訓網維六經爲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

漢之閒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僖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爲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爲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

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畧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爲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爲多以振爲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爲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毛公之後

矣

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授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當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陳振孫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王應麟曰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蓀菡字書不見栴檀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鼯鼠盧若虛之辨鼯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駁可謂善讀爾雅矣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

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汭府巾切國謂四極汭西極之水也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張崇縉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窈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群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覽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遠古妙莫能過焉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
鍵爲文學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鍵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

按鍵爲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條其一斲斲謂之定注云斲斲鉏也一名定其一斲斲大薺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而今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聞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蠹縞介縞作縞注云縞羅也介別也渝作孺窕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間覲注云擅也釋

訓條條作攸攸矯矯注云得勝之勇也洸洸作僨
橫蕤蕤作雄雄委委佗佗作緯緯宅宅注云心之
美也赫赫作奭奭樽樽注云舞貌夢夢訕訕注云
煩懣亂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毀注云仇仇無倫
理之貌瞽瞍衆口毀人之貌眦眦注云形容小貌
鯨作喜注云古曰鯨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
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畝畝之中而生后稷遽條戚
施注云遽條巧言也戚施令色誘人夸毗注云卑
身屈己也釋草苺九葉注云九枝共一莖中馱作
中鳩注云兔奚名顓東顓東名中鳩釋木苺莖著
莖作柢著作都棹作皐櫟其實楮注云栗實名楮
也櫟梧櫟抱者謂櫟采薪采薪即薪謂作彙注云

櫟梧櫟抱者櫟者其理也櫟者相追附也彙者莖
也如竹箭一讀曰抱也櫟名采薪又名即薪釋蟲
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穎東釋鳥鴛鵒母母作
蕪亢鳥隴注云隴隴財可見也釋獸猶作鬻寓屬
作麋屬麋鼠注云其鳴如犬也駉駉枝蹄注云駉
駉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前足皆白駉後足
皆白駒駉作雞駒作狗白馬黑鬣駉駉作髦凡此
皆邢氏所未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劉氏 歆 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氏光爾雅注

隋志三卷

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汙作埒
釋訓躍躍作濯濯儵儵作攸攸皐皐作浩浩惺惺
作遙遙又作洮洮釋草𦵏作駁釋木著作屠棹作
櫓繫作楸炕作抗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隴
注云隴隴亢鳥之頸也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巡爾雅注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幄𦵏作毳釋器康瓠
作光瓠籒作筴釋鳥鸛鸛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
得乃飛故曰兼兼也釋獸麕父作澤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

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爾雅音

七錄二卷

釋文序錄一卷

佚

顏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

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
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 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叙詩人之興咏
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
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摘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
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
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
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禱昧少而
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卜餘然猶未詳備並多

紛謬有所漏畧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
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舉其蕭稂事
有隱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
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
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爲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
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爲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
行於世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握筆嘉州在今烏尤山江魚吞墨

千年猶黑

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

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爲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 七錄二卷

佚

江氏灌

爾雅音

隋志八卷

唐志六卷

佚

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尚書令至武德中爲隋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沈氏

旋

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尚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

梁爲給事黃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
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邇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
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博士

謝氏嶠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顧氏野王爾雅音

佚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訐邢氏疏引大雅抑
篇云實虹小子召旻篇云蝨賊內訐蓋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佚

高氏 璉 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 瑜 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并音一卷今本無音

釋智騫 爾雅音義

二卷

佚

玉海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多誤

命杜鎬孫奭詳定

毋氏 昭裔 爾雅音畧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今釋其文義最明者爲定

吳任臣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畧三卷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終

後學歙縣汪秉德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授

爾雅二

邢氏 易 爾雅疏

宋志十卷

存

曷自序曰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醜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由是聖賢閒出詁訓遞陳周

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昆蟲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寢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辯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爲註者則有犍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爲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爲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祕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倕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彛等共相討論爲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疏略謹序

晁公武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傅良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以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寢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

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亦廢予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予用能辨鼠豹不識螭蜺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程敏政曰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王氏雱爾雅

佚

項安世跋曰予讀王元澤爾雅爲之永歎曰嗚呼王氏以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

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疏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感吾國而覆之以遺害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爲之津梁可不痛哉

陸氏佃爾雅新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

經集卷一
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
相過也書曰玩物喪志斯其爲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
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通刻於嚴州爲二十卷

鄭氏樵爾雅注

三卷

存

樵自序曰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
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
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歸爾雅故逸箋注者散爾雅以
投六經故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馮詩書以作往往
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爲周公哉爾雅釋六經
者也爾雅明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

釋者也人所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
釋而不釋所釋者不當釋而釋之曰不應釋古人語言於
今有變生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
語不同生於夷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
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
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爲證此釋訓所由作宗族婚姻稱謂
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釋器釋樂所由作
人之所用者人之事耳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所由作牛
於此土識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邱陵之異何由歷此
釋地釋邱釋山釋水所由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名
古今所名亦異謂此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
所由作何物爲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

川草木蟲魚鳥獸而謂經以義理行乎其閒而爲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之文爾雅謂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爲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人生應識者也故嬰兒知好瞽者聾者知信義不馮文字而後顯不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爲長物何況言下復有言哉故爾雅則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於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致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妄其所識也蓋人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則明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雎鳩爲何禽河洲爲何地哉人所應識者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則顯董遇有言讀百遍理自見者爲此也若雎鳩河洲

不得旨言雖千誦何益哉何謂釋則不顯且如論語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無箋注人豈不識孟子所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無箋注人豈不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無箋注人豈不識此皆義理之言可詳而知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疑則曰此語不徒然也乃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故去經愈遠正猶人夜必寢旦必食不須告人也忽而告人曰吾夜已寢矣旦已食矣聞之者豈信其直如此耳必曰是言不徒發也若夜寢旦食又何須告人先儒箋解虛言致後人疑惑正類此因疑而求因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爲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爲自得之學其實沈淪轉徙可哀也哉此患無他生於疑耳其疑

經事考 卷一百三十六
無他生於本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耳爾雅訓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一家之見又多徇於理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採經以爲證不可叛之也其於物之名大有拘礙處亦略爲之撫正云爾
陳振孫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潘氏翼爾雅釋

佚

王瓚曰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中徙居樂清王十朋之師也

羅氏願爾雅翼

三十二卷

存

願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端萬彙芒芴並生其閒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群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収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園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

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虺服循異物著之鼎
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與之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
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
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
畫仰天俯地窮魚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
服贄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
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
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
於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撫旁穿萬物異名
始著於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
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
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儼於璵璠六書之相假譌則爲鱣物

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
雅身履藪澤孰能究宣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鴟
女匠魚罟爲筌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
艸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原因爾雅爲資略
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
春俯睨淵魚仰察鳥雲山林阜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
及蒨薪農圃以爲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
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
不强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
未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
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
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儔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宏矣

王應麟後序曰爾雅翼三十有二卷歛羅公願端良謨惟大學始教格物致知萬物備於我廣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卓爾先覺即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雞雖觀仁乾坤具梅枝鉅而包萬彙乎觀物纖而析衆芳乎楚辭約不膚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謏聞者誤荔挺杜若不識蟹螯牙重常徒語怪而庶鴟售欺矧編絕簡脫之餘烏虎魚豕柳卯芰茲至於葉綠棲萸蘋薺茨葍萍萊素熊能螭离鵠鶴鵲鷄雜糅而紛披謏憲導導彖蜂嚶鸞訓義之參差芑有菜草粟之別杞有梓柳檻之殊名之相混獸則蛭蜩蝦蛤草則鼈蟲鷩離女摯之乘與榛異鳴埴之藿與驪異校諸經而多違小大同稱有鯢有麇新雉之木以爲草類苑紀

鸞斯王會芑苕伊尹書盧橘荒異物其誰咨厥隅以音變烏啄以字迷堯韭舜榮儷句爲嬉豆逼莫解苻萆曰莧葵問稻何草而謂羊躑鴟候氣廢葭蓍議樂昧秬秠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駁而問天雞指不勉之善取騶虞竊脂然洽通之彥猶蒟醬失對謬剥棗於豳詩蓋驚遠略近躡高忽卑孰知爾雅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墨畦歆炎樊李文學健爲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轡並馳鮒演以小累矩疊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埤斟酌羣言嚼醇擻醢理無窮書有蹟未窺夫浩倉槃物化育亡厓益不殫名隸首難徧稽山經所有恢詭譎奇地負九十物草十二衰考工記卻行紆行之屬鴻烈庶鳥庶魚之類萬端千岐物物而察必研其幾匪淹綜沈潛貫璣組絲

龜克鉤索幼眇甄剖是非淵哉若人如五總龜筆爲鉏耒
廼芸廼菑覽故考新揆叙物宜根極六藝氷渙昔疑囊括
百家扶廈擿疵豈惟傳騷說詩亦解頤篋次有典則班馬
可追爲雅忠臣翼之以飛本立言之志欲率是佐時陶冶
旁薄印贊範圍中和位育與物春熙匪銜豹鼠之辯以貽
蟲魚譏入國問喬木誦其文爲師昔者朱子稱經緯縝密
惜其先萎小集僅傳知此者希歲甲午書成迨庚午九十
七載出若有期自今顯行式永厥垂繇是進大學之道學
者葆之先是公之從曾孫裳錄藏家楹訪求得其書則前
大學博士方君回也識卷後而刊於郡者浚儀王應麟也
方回跋曰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
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

應麟爲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
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
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
此以南劔州守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乙
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
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
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
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
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讐雖庾聞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
後世子雲矣回竊謂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
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
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真西山讀書記

為尤精車冕器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為儒易易矣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諛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為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麤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洪焱祖跋曰鄉先生羅公端良著爾雅翼三十有二卷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通為名四百有奇附見者不與夫爾雅之作多為釋詩毛公傳詩皆據爾雅今觀此翼明詩之義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禮之義者一百四十章有奇他如易象春秋傳閒亦因有發明蓋先生成此書時年三十有九經學最精非但為爾雅之翼而已也咸淳庚午郡守厚齋先生浚儀王公應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不存郡守自齋先生北譙朱公霽屬學官訪求墨本節費重刊且以難字頗多初學未能遽曉俾焱祖詳加音釋附於各卷之末又舊本出於筆吏之手頗有訛舛謹為正之所不知者闕昔莆田鄭公樵序昆蟲草木略以為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於名物之實學則置而不

問愚嘗竊疑其言之過及觀所作草類以公之博物洽聞猶不免自以蘭蕙爲一物則知鳥獸草木之學豈易言哉先聖教人學詩多識者此也學者觀於此翼其勿以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

顧璘跋曰予向嘗讀宋羅鄂州集見朱子敬服其文以爲南渡以來文人之所鮮有近復得鄂州所著爾雅翼於其遠孫惟美則又以見鄂州之學之博而非人之所易窺也爾雅博物之書也天下之物廣矣一物之理未窮則一物之知缺焉學者之意豈不以一物未窮若無害乎其學而不知學之疎淺未必不自茲而始也孔子生知之人也其入太廟必每事問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是書之於格物詳矣學者能復

熟研究由是而進大學之道蓋無難者則是書也固將與雅並行有不俟後世之子雲而知之矣正德己卯

都穆序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文者以之附於孝經志經籍者以之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勅爲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人之作者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此外又有爾雅翼者其爲卷三十有二總十萬餘言宋知鄂州新安羅公願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屢經兵燹人閒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鄉之士夫閒有藏者率皆繕寫且多譌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六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貲新刻即予向所遺

李君者也遂作而歎曰博哉羅公之學乎世之學者多務高遠而忽卑近至於訓詁直眇焉視之以爲無用而不足究心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孔子之教學者曰博學於文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而況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夫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孔子聖人也嘗辨商羊識萍實論者謂其小吾夫子殊不知人而曰聖以其無所不通使有問焉懵然無答其與庸人亦奚異哉大抵學以聖人爲師古之人如東方曼倩張司空其學雖不能窺聖門牆而其博物人到於今稱之世之君子或猶有未逮然則物豈可以易格學豈可以自足也哉是書之出後於陸氏而考覈名物援引百家所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者誠非虛語若其博視陸氏殆又過之學者得此不俟旁求汎閱而坐收格物

之功則公澤之及人固亦多矣惜乎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茲非文殊不能使其晦而復傳噫羅氏之子孫衆矣若文殊者顧不謂之孝耶

洪氏 焱祖 爾雅翼音釋

三十二卷

存

徽州府志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事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列於徽學今廢

陳氏 櫟 爾雅翼節本

佚

櫟自述曰羅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

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胡氏炳文爾雅韻語

未見

危氏素爾雅略義

十九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正初檢討危素節略郭邢二家注疏進御抄

本

薛氏敬之爾雅便音

未見

羅氏日襲爾雅餘

八卷

未見

譚氏吉璫爾雅廣義

五十一卷

存

顧炎武曰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卞名氏爾雅音訓

通考二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為尚狹頗增益之

互注爾雅貫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不知作者取字同者類之

爾雅兼義

通志十卷

佚

爾雅發題

通志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終

後學歙縣吳家龍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一

漢石渠五經雜議 唐志題劉向

漢志十八篇 唐志七卷

佚

范甯曰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
劉勰曰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

呂祖謙曰宣帝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其用經術差勝武

帝

按徐天麟西漢會要彙載雜議羣儒姓名蕭望之
韋元成施讐梁邱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
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
有五人攷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謁者論石渠而徐
氏失載又大戴未聞其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

劉氏向五經通義

隋志八卷

七錄九卷唐志同

佚

王應麟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者漢五
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
葉滋闡繹道真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

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辭牘述大槩謹稽今史傳
而爲之說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
說無以發羣獻之眇旨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殺
亂故必沂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粵自木鐸聲
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
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
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
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歟哉
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
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
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若
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

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俟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纂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石師開門授徒著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禩綿邈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大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

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否則續以華藻用以緯候茲詭辨稽古曼辭燕說郢書吾道莠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止漢儒之說何其紛紛也五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程曾通難注丹易通專己黨同轍殊牖異君子已不能無憾況課試之學以明經爲利祿之塗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說猶得以考同異折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二年會萃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說而無深造自得之功若明經又變爲帖誦而口義墨義興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按五經通義唐志尚存觀王伯厚擬序宋季已無傳矣今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冬至陽動於下推

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方萬物氣微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始夏寢兵鼓不設政事何所以助陰氣之養也震與霆皆霹靂也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系乎陽也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尅辛也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明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焉禮日出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禮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即其位也其祭之奈何曰祭日者縣祭月者祭風雨者禋祭星者布祭山川者沈各象其貌也王社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岱宗處之長也言爲羣岳之長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

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締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何以爲在於中也國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類宮類之言半也類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王教化之宮皆名爲學曰學校者校之言教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兼用之鄉爲庠里爲序

家爲塾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諡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諡之善行有善諡惡行有惡諡所以爲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也問曰天子有天子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嘗自愉儉謙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諡帝堯帝舜先號後諡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諡雖美終不

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婦人無爵故無謚崩薨從何王始乎曰從周何以言之曰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是也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斷閔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王冕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冕長六寸廣八寸員冠前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皮弁冠前後玉飾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

似乎知銳而不害有似乎仁抑而不撓有似乎義有瑕乎內必見於外有似乎信垂之如隊有似乎禮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有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黃帝樂所以爲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也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埙革爲鼓木爲祝敔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歌之言謹也以厚志意

故發聲而歌長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舞四足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足之樂曰侏離南足之樂曰任西足之樂曰禁北足之樂曰昧東足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足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足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足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之聞徵聲無不善養而好施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餘見正義者不具錄

五經要義

唐志題劉向撰

隋志五卷

佚

按藝文類聚引要義文云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簾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初學記引要義文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又云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旁制萬國者也又云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承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又云諸侯黼裘以誓田雜羔狐爲黼文也又云天

子之笏謂之珽挺然而無屈也鞞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綿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鞞名有三朝廷則謂鞞鞞宗廟謂之鞞鞞鞞者大帶之飾非鞞也天子朱鞞諸侯赤鞞赤盛色也又云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道路之神以祈也又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又云磬立秋之樂也杜氏通典引要義文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太平御覽引要義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授

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於左者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

沛獻王劉

輔

五經通論

佚

後漢書沛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
金樓子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沈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熊方曰沛獻王輔光武子建武十五年四月封右馮翊公十年十月進爲中山王二十年六月徙爲沛王

班氏固等白虎通德論一作議奏一作通義

隋志六卷宋志十卷

存

後漢書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孝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

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班固傳遷予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其事

蔡邕曰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劉知幾曰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通鑑曰白虎觀議五經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中興書目白虎通十卷凡四十篇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呂祖謙曰講白虎觀議論發於楊終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爲得

陳振孫曰章帝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曹氏 衰 五經通義

十二篇

佚

按劉向曹褒俱撰五經通義羣書所引大都皆向

之說惟太平御覽一條竊有可疑文云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何言歌在堂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度劉向時援神契未行於世至衰撰禮多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此蓋衰十二篇中語也

許氏 慎 五經異義

隋志十卷

佚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

再遷除浹長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新唐志鄭予駁

按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僅散見於初學記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至於鄭康成駁議三禮正義而外僅存數條一曰妾母之子爲君子得尊其母爲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故

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議是也鄭氏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爾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庶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一曰奔大喪左氏說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室空故遣

大夫也鄭氏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唁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使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耶孔氏禮疏亦引之其文稍異大鴻臚睦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

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按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睦生之說非也鄭氏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

何以卑廢尊一曰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氏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於陵云一曰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

子鄭伯伐許未踰以本爵譏不予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氏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非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

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一曰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事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鄭氏駁云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為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

三年於禮為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一曰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許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鄭氏駁云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祝融是老婦攷鄭氏於何休漢議亦有駁而今罕得傳錄此可以類推矣又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九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

井偃潴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
九大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
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
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
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
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其詮井地義亦與後鄭
周官注不同

張氏遐五經通義

佚

鄭氏^平六藝論

隋志一卷

佚

孔穎達曰方叔機注

徐彥曰鄭君先作六藝論然後注書

史承節撰碑畧曰公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
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
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攝齊問道振衣請益
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精通禮樂
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
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瓛范
升憲章文義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
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
節比商山之四皓鄉曰鄭公類東海之子君門稱通德漢
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

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公後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纍

經赴會者千餘人乃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壠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請爲文因爲之銘

呂祖謙曰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衆說於經大有功

按鄭氏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孔氏疏引叔機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叔機未詳何時人

又按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

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

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於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峯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

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包之文也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

鄭記

隋志六卷

佚

隋書鄭氏弟子撰

劉知幾曰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鄭氏小同鄭志

隋志十一卷唐志九卷

佚

後漢書今所好羣書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今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隋書鄭志魏侍中鄭小同撰

劉知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

按鄭志載於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冷剛田瓊吳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權鮑遺陳鏗崇精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終

後學歙縣吳鳳華覆校

|| 中 ||

風

|| 中 ||